

【文学艺术】

# 时光流逝中的生命之歌 ——古代诗词时间咏叹述评

焦泰平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时间意象具有诗意和哲理。诗人们借此咏叹的时间忧患, 是生命意识的觉醒, 也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 时间; 意象; 忧患; 思考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2-0068-03

## Life Song in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evaluation of time chant in ancient poetry

JIAO Tai-pi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ime occurring in ancient poetry implies both philosophical and poetic meanings. Those poets' worry concerning time intoned in ancient poetry is the awareness of life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templ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lif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ime; artistic conception; worry; contemplation

### 一、古代诗词中的时间忧患

世间一切物质都是在时间中运动, 一切物质都带有时间形式。那么, 进入诗歌的表现对象, 都自然不会与时间分离。况且, 诗歌本来就是人生感受的抒发, 而人生则基于生命的时间存在。当诗人将人生感受作审美揭示时, 对时间就最为敏感。在此意义上来说, 时间与诗歌有着更深的因缘。

《论语·子罕》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其实, 这不是对时间的界定, 只是孔子面对滔滔东去的流水发出的慨叹, 但这句话涉及到对时间和人生的体悟, 所以特别发人深思。“逝者”并不只是时间, 也包括一切过往者。一切逝去的东西皆如东流河水, 时光如此, 人生亦如此。先哲的思考, 启发了诗人们的情思。在《离骚》中, 屈原表达了强烈的时光不居、时不我待的困惑:“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

暮。”在对时间的深入体悟中, 生命意识与时间忧患结伴而生, 开始了时间观念的自觉:“老冉冉其将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显然, 这种以生命意识为内容的描写, 表现出了一种功业难成的紧迫感。在社会动乱的时代, 人们往往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脆弱。汉末战乱频仍, 人口大量亡减, 朝不保夕遂成为诗歌中一个普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内容。《古诗十九首》反复咏叹的是时间永恒与人生短暂的反差:“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飘尘。”“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何速。”更道出了乱世中一种普遍的悲凉。

人生短暂, 岁月无情, 这是一对矛盾。它很容易唤起有志之士强烈的忧患感。例如, 曹操在《短歌行》中咏道:“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辛弃疾《破阵子》:“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

收稿日期: 2003-03-07

作者简介: 焦泰平(1954), 男, 河南孟津人,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刘克庄《沁园春》：“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陆游《金错刀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等，无不充溢着时光易逝的焦灼感和功业未就的忧患感。

另外，时光变迁，物是人非，诗人们往往由此产生深沉的感慨和深痛的叹息。唐代诗歌中这种描写十分普遍。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草木枯了还有“春风吹又生”的时候，而人的生命却没有第二次机会，对比之下，诗人感到极度的感伤。再如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支柳，长庆二年春。”宫中勤政楼西的一株老柳，玄宗开元年间即在，至长庆二年，已百年左右。百年以来，老树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巨大历史变迁；而今老柳半朽临风，诗人多情立马，该有多少感慨！与刘希夷相比，白居易诗于个人的感伤中，更多了人事变幻的怅惘和盛世不再的惋惜，直接着眼于社会历史层面的感悟。应该说，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和升华。

## 二、古代诗词中的时间意象

古代诗词中的时间意象丰富多样，大多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出现。这里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由宇宙间恒久不变的物态构成的时间意象，如太阳、月亮、河水等。它们都可以引动诗人的时间感慨。首先是太阳：如曹植《箴篴引》：“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年不再来，百年忽我道。”阮籍《咏怀》：“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暝。”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次是江河流转：何逊《聊作百一体》：“生途稍冉冉，逝水日滔滔。”李白《古风》：“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晏殊《破阵子》：“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李煜《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些诗词用滔滔东流水比喻不断消逝的时间，带有无可挽回的无奈情绪。然后是月亮：由月照古今，想到了生命短促，人生如梦；由月照天下，又会联想到生命渺小，人生如寄。如李白《把酒问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古人若流水，共看明月应如此。”张说《邺都引》：“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刘禹锡《石头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等。

二是用在自然界很快消逝的事物构成时间意象，引发人生倏忽短暂的感慨。季节变化是自然运行的结果，但当生命之舟沿时间之河顺流而下时，富有季节特征的物象上便凝结了作者的主观意愿。《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于是“绿叶发华兹”、“攀条折其荣”便是春的景象；“秋蝉”、“凉风”、“寒气”、“白露”就表示了秋冬的到来。如“露”的意象。“露”是无生命的自然物，但其又有随阳光而迅速消失的特征，从有到无，瞬息之间，恰如生命之短暂。阮籍《咏怀》：“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又如落花。李煜《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贺《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辛弃疾《摸鱼儿》：“惜春长怕花开早，更何况落红无数。”也可以是树木。王维《孟城坳》：“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也可以是秋蝉。李白《古风十二》：“暮收肃金气，西陆弦海月。秋蝉号阶轩，感物忧不歇。”以上均是诗人对时间物化的关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情感波动。他们从春荣秋凋的变化中间接地体验万物的盛衰过程，其生命意识的觉醒便自然浓缩在春花秋露之中了。

三是诗人们对自然年光的敏锐体察而形成的时间概念和意象。人类早期形成时间的概念大概在于白天黑夜的区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劳动和休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和生活节奏。随后又根据月亮的阴晴圆缺划分了“月”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寒来暑往播种收获的季节也形成了“年”的概念。时间与人类的基本生活密不可分。人们在这无限的岁月流逝中生活、劳作、繁衍、死亡。在古代诗词中，对这些时间概念和意象的咏叹比比皆是。如《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詹兔缺。”等。此外，还有许多岁时节令的题咏，常用来抒写对时间的感慨，像七夕、九日……等。

四是人世生活中的意象。最常见的是白发。白发是时光流逝的标志，是青春不再的象征。谢灵运《游南亭》：“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杜甫《秋日荆南述怀》：“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孟郊《达士》：“青春去不还，白发镊更多。”此外，荒台废墟、柏下蒿里、更声漏滴……，也都包含着时间意味：阮籍《咏怀》：“丘墓蔽万冈，万代同一时。”白居易《早朝》：“宫漏传残夜，城阴送早凉。”卢纶《宿定陵寺》：“古塔荒

台出禁墙,警声初尽漏声长。”

以上举例说明了古代诗词中时间意象的构成。事实上,古代诗词中的时间意象远不止这些内容。这些兼具诗意与哲理的意象,多为诗人因天地万物而触发,又淡然地消解于天地间的林林总总之中,这与通过自然去表达人的情感的中国诗歌创作论完全是同一心理过程。

### 三、时光咏叹中的思考与智慧

面对无尽时间、有限人生的困惑,古代诗人殚精竭虑,苦苦思索,在思索和咏叹中,时时显示出他们的智慧之光。

一是缘于对生命的珍爱,想挽住时间的流程。时间是抽象的,但标志时间的太阳的运行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能挽住太阳的运行也就挽住了时间的流逝。这是古人朴素的想法。古人想像有一位名叫羲和的神,每天用车驾着太阳由东向西,周而复始。于是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幻想命令羲和放慢脚步以延缓时间的流程,使他能从容地上下求索。李白《古风十一》沿袭屈原的想法:“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李商隐《谒山》:“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太阳的运行意味着时光的流逝,时光流逝又昭示着人生暮年的来临。“吸景驻光彩”、“长绳系日”的想法,表达了诗人们深沉的时间忧患和美好愿望。

二是由人生短暂而产生的及时行乐思想和惜时心理。如《古诗十九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再如宋人王观词《红芍药》:“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仔细思量,好追欢及早。遇酒追朋笑傲,任玉山摧倒。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幸新来、有酒如渑,结千秋歌笑。”虽然“沉醉且沉醉”、“好追欢及早”明显为及时行乐之思想,但作者仔细思量出人生真正有用的仅有二三十年时间,从另一角度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热恋之情。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于是便有了大禹治水惜寸阴的故事。《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系》:“尧命以为司空,继鲧治水。乃劳身涉险,不垂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古代诗歌中用寸阴以表达珍惜时间的诗很多。如苏轼《夏热昼寝感咏》:“晨事如隔日,半杂

梦寐言。人生贵壮健,及时取荣尊。夏禹惜寸阴,穷治万水源。节沐风雨中,子哭不入门。”此外,汉乐府《长歌行》明写的是大自然的时序不可逆转,暗喻的却是人类自身的生命演变,归结为当珍惜少壮时代,奋发有为的主题:“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陶渊明《杂诗》其一:“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其五:“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这些诗都表现了珍惜时间和生命的意思。

三是时间咏叹中表达出的宇宙意识。古代诗人的时流心理感是很强的。这在陈子昂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登幽州台歌》可谓千古绝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高远眺苍茫之辽阔境界,俯仰古今时空之宏伟气概,表达出了独立宇宙的孤独沉郁,一种复远回荡的音调。对这种复远的音调,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作了更为详尽的表达:“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年年江月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闻一多对此赞不绝口:“更复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sup>[1]</sup>此诗表现了一种人生渺茫、世事如烟的怅惘,它的底蕴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迁逝之感,但在紧扣江和月的咏唱中,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宁静的沉思: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人类一代一代无穷尽地递传着,因此,“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这是诗人从宇宙美景中感受到的一种欣慰。

四是面对无尽的时间,不喜不惧,听任自然。陶渊明归隐后,寄情田园与山水,无意于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既不求生命之延长,也不慕名利之永存,而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生死。《神释》诗中写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自然也永恒,光阴也悠悠,纵浪大化,此乐何极?李白的《日出人行》更显得超逸:“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李白不相信古代大力士鲁阳挥戈驱日的传说,认为是欺人之谈。认为万物的兴歇都出于自然,时间流逝也是自然现象,人应顺应自

的影响,也许还不如他对欧洲文坛中自由诗的影响大。

### 三、结 语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爱伦·坡和惠特曼同属于美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和文论家,但他们的文论观点却迥然不同:爱伦·坡的文论观点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他的兴趣在于美和艺术;在创作中强调短、美,以及印象和效果的统一,强调诗歌的韵律美;追求的是恐怖、幽默、讽刺、真实、新奇和刺激;表现的是恐怖怪诞和神秘刺激的事物,其作品思想晦涩难懂,因此他的浪漫主义是晦暗消极的。而惠特曼的文论观点则不同,他冲破作诗的一切规格的束缚,自由写作,创造了“自由体”的诗歌形式,所以在艺术形式方面,他并不是在理论上,而是用自己的

实践,铺开了西方自由体诗的创作道路;而他的文艺观点本身反而显示出对文艺创作形式的不甚关心,甚至认为诗同科学是一样的,这就难怪这位现代诗人对诗抱有那么自信和乐观的态度了;他热情歌颂自我,歌颂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民主与自由,字里行间充满着奔放、欢乐的情绪。因此,他的浪漫主义是达观积极的。

#### 参考文献:

- [1] 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 [2] 宁倩. 美国文学名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 [3] 孙津. 西方文艺理论简史[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上接第70页)

然,与天地之气融为一体。这是一种从永恒性的意义上去理解时间,看待死亡的态度,那么时间的忧患也就超脱了。另外,禅宗哲学也是盛唐以后士大夫解脱时间忧患,把握永恒的又一方式。它以参破时间、方位去破除我执,使主体进入无意识状态,像花开花落、水流云浮一样自在自为。寒山诗曰:“平生何所忧,此世随缘过。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的前二句诗之所以耐人寻味,正因为它微妙地表达了这种将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和一定空间吸收无限时

间延续的深长意味,这心境不是很接近叔本华所说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么<sup>[2]</sup>?

翻检中国古代诗歌,长长几千年,中国诗人们所表达的缠绵深永的时间忧患,就像一支回环往复的乐曲。岁月之河的生命咏唱,抒写着—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感受,也启示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认识。

#### 参考文献:

- [1] 闻一多. 唐诗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2]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